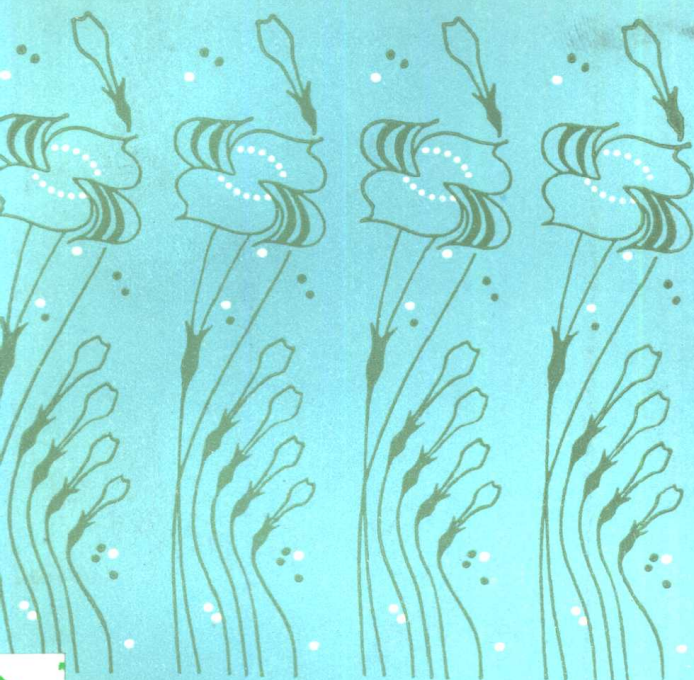


旅人蕉

孟伟哉



昆仑文学丛书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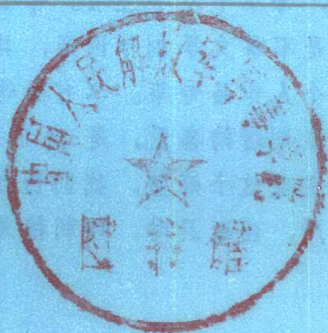


2 039 4318 0

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研究的经验总结，也是作者对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研究的思考。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是文学创作的总论，第二章是文学创作的准备，第三章是文学创作的构思，第四章是文学创作的过程，第五章是文学创作的修改。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中文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文学创作的作者参考。

孟伟哉

旅人蕉



·昆仑文学丛书·

旅人蕉

孟伟哉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三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4 $\frac{5}{8}$ ·插页3·字数82,000

1984年4月第1版·198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6,700

书号10137·91 定价0.49元



我的年龄越大，越感到自己的幼稚。我了解的事情越多，越感到自己的无知。我走的路越长，越感到自己渺小。我认识的同志和朋友越广，越感到自己不能孤立生存……

李伟烈

作者小传

当代著名作家孟伟哉，1933年生于山西洪洞县北庄村一个农民家庭。1948年参军，1953年在朝鲜前线入党，同年负伤致残回国。1954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在人民大学语文系、中宣部文艺处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昨天的战争》、《访问失踪者》，中篇小说《夫妇》、《一座雕像的诞生》、《黎明潮》等，长诗《英雄像》、《“吃草”歌》和若干短诗、文艺论文。其中《一个参谋和三个将军》获《解放军文艺》1980年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一座雕像的诞生》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1981年“《芒种》文学奖”一等奖。

序

韩瑞亭

孟伟哉同志嘱我就他的这本书写几句话，算作序。这曾使我很费踌躇。因为尽管我是这位作家的作品的热心读者，却对他的创作经历、创作个性、艺术风格以及美学追求等等，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难以作出“知人论事”的品评，担心会有负于作家，有负于读者。然而，作家的热情嘱托，编辑的“无情”催促，令人退避无路，只得勉强发一点言不及义的议论。

说起来，我与孟伟哉同志的接触，最初并不是由他的小说作品，而是由一篇理论文章开始的。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年，有位朋友将孟伟哉同志的一篇研究形象思维问题的文章转给我，由于我所参加工作的那个刊物需要，就到沙滩附近他的简陋的寓所去商谈定稿事宜。当时，他的《昨天的战争》第一部刚刚出版，第二部尚未定稿。交谈之中才知道，他的这篇文章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所写，由于某种原因，当时没有能够发表出来。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和理论上的阐述，同许多主张有形象思维存在的理论

家们的意见大体一致，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位作家浓厚的理论兴趣，这在一般习惯于搞形象思维的作家中还不多见。

初次接触便给我一种印象，孟伟哉同志似乎是一位既带着某种诗人气质又具备一定理论素养的作家。在此之后，他的创作日渐丰富，成绩愈益显著。特别是在他的创作中占了很大比重的军事题材作品，不仅引起我更多的注意，而且使我对这位作家最初的印象得到了一些具体的印证。

我觉得，孟伟哉的小说常常能够从生活中寻觅某种启人心智的诗的东西，并且用哲理的光束去照射它，映透蕴藏在它内里的生活真谛，教人深思，助人领悟。这使他的一些作品，往往有流溢着诗情的哲理，包孕着哲理的诗情，呈现出诗情与哲理相融交汇的特色。

每一个诗人和作家都从生活中寻找诗，并依据生活的启示创造诗。但是，他们寻找和创造诗的途径又各不相同。经历过一段严峻而有教益的战争生活锻炼的孟伟哉，仿佛偏爱于从他所不能忘怀的战争和军旅生活中重新发现诗，创造诗。不过，他与另外一些致力于表现战争和军旅生活的作家审视生活的角度不同。他不是从铁马金戈的鏖战中，捕捉那惊心动魄、雄浑瑰丽的诗，也不是从血火交迸的肉搏中，摄取那摧肝裂胆、慷慨悲壮的诗，他更多地注目于革命战争和军旅生活怎样净化人的感情，提纯人的理智，怎样使人与人的关系向崇高的境界升华，从而赋予人的情操、道德、品格、灵魂以诗意的美。要之，他是在

寻求表现一种严肃的人生与高尚的心灵的哲理诗。

他的为读者所称道的《一座雕像的诞生》，不就是女军医欧阳兰的严肃人生与高尚心灵的诗吗？在炮火硝烟的抗美援朝战场上，欧阳兰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甚至没有来得及获得一枚军功章，战争就结束了。然而，这个普通的女军人的灵魂由于经受了战争的洗礼而得到净化。她在战后主动承担起抚养烈士遗孤的义务，丝毫不掺杂个人恩怨的因素，却是出于一个战争的幸存者对牺牲了的战友及其遗孤感情补偿的神圣责任。女战士欧阳兰的道德、情操和人生态度，已迥异于参军前的女大学生欧阳兰，跨进了一个崭新的精神境界。因此，在抚养烈士遗孤的问题上，欧阳兰同不无狭隘、自私观念的恋人黄益升的感情决裂，就远非一般的爱情离异，而是两种道德观念和人生价值的分歧，是两种人的灵魂分道扬镳的必然结果。作家从战后抚养烈士遗孤这类并非鲜见的现实现象中找到了生活的诗，通过对欧阳兰形象的塑造，把它深化到具有严肃的人生意义的程度，并给予有哲理意味的表现，正是这部作品令人激赏之处。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旅人蕉》，从军人与其亲属的关系中所发现的，也是一种严肃的人生与高尚道德的诗。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革命军人为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置身沙场或戍守边疆，他们不但要准备作出生命的牺牲，而且首先要抛家别亲，作出个人家庭生活的牺牲。如果说，军人是值得崇敬的高尚的牺牲者，那么，

军人的妻子同样是值得崇敬的高尚的牺牲者。因为，在军人为国家、民族所作的贡献中，就有军人妻子的一份贡献。正是她们对军人的忠实爱情，正是她们默默地忍受了生活的艰难、感情的煎熬，支持着军人的事业，激励着军人献身的热情。不过，要作出这样的牺牲，对每一个军人的妻子来说并非轻易之举，它需要以坚贞、无私的爱情和高尚、纯洁的人格为基础。

年青的女医生章海梅，作为军人的妻子就一度陷入过被别离生活折磨的痛苦之中，以致对维系“活寡式的婚姻”产生过疑虑。但是，骨肉分离、至亲难认的家庭悲剧，使并不缺乏对美与丑、高尚与卑微的分辨能力的章海梅，受到强烈的心灵震动。生父赵雄、姑母赵婉的洁净品格，背弃了对军人的爱情的母亲穆秋玲的冷酷自私，这两种截然相反的道德规范和人生态度的对比，唤起她在爱情观念上的良知，促使她获得对人生价值的领悟。当章海梅终于意识到做军人的妻子艰难而又自豪的全部含义时，她在生活的道路上也向崇高和无私的境界迈进了一步。由一个军人的妻子在对待爱情婚姻问题上的心理波折，作家进行了现实的和历史的、道德的和家庭关系的深沉思考，从而在人物心灵历程的宛转抒写中，融入了关于爱情、关于人生的诗情、哲理。

有些搞创作的同志，往往不大重视自己的理论修养，唯恐在理论方面的钻研会妨碍形象思维，破坏创作情绪。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理论上的根底常常会帮助作者提高对

生活的艺术感受力和洞察力。真正有才能的作家，如果又有相当的理论修养，那就会如虎添翼，高屋建瓴，写出深刻有力的作品。文艺史上的事实早已提供了许多确证。正确的理论指导不仅有助于深入表现生活，也有助于从生活中不断发掘新鲜的题材，从别人看不出有诗的东西存在的地方找出诗来。

孟伟哉的创作是得力于这一点的。故而他具备一种从现实和历史生活中发掘新颖题材、表达独特感受的能力。他的艺术视野比较开阔，从八十年代的今天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他都能从中采取题材；而他的作品的艺术焦距又能对准每一具体历史时期人所罕至或较少涉笔的角落，常常在表现生活的角度上独辟蹊径，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新鲜感。比如，《一座雕像的诞生》、《一个参谋和三个将军》等，就迥异于许多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生活的作品，取材、立意均有独特新颖之处。《旅人蕉》则从当代生活的爱情婚姻题材中，选取如何对待军人的爱情这个角度，生发出具有人生意义的严肃内容。

在以往的历史题材小说中，还很少出现过我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武的艺术形象。收在这个集子中的《望郢》，则把孙武作为一个有血肉的军事家，进行了栩栩如生的艺术描绘。作品以《史记》中对孙子的简略记载和其他有关史料为依据，又不拘守“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要求，而是将吴宫教战这一史实材料化为故事的基干，延伸开去进行创造性构思，组织起宫庭答对、山中围猎、校场演练宫女

等比较连贯的戏剧性情节，刻画了孙武和吴王阖间的鲜明形象。作品不仅展示出孙武这个战略家的政治谋略和军事理论才能，而且具体入微地勾画了人物的性格、气质和心理情状，如他实践自己军事理论以利天下的宏大抱负与坚韧意志，以及担心宏愿难遂的烦恼，他的正直、清高的品性以及有时不得不做出违心言行的苦衷，他在关键时刻不惧王权、威令重行的气魄，大都被描摹得绘形绘色，使这个历史人物活生生地立于纸上。这部小说自然体现了作家对古人古事的现代看法和解释，也不免渗透着作家的实用用意，这是用心的读者不难察觉的。

孟伟哉同志的作品，包括收入这个集子的作品，有许多特有的长处，不是这篇短文所能一一涉及和全面概括的。而这位作家期待于笔者的，也不是在此一味说些赞誉之辞。如果要对他的作品谈一点挑剔性意见的话，那就是上面提到的他的长处，即他倾注于作品中的饱满的启人心智的诗情和哲理，在有的作品里有时显得缺乏必要的控制，稍有浮露之感。他对于美好的事物情不可遏的赞赏与评判，有的地方假若再隐蔽一点，艺术效果可能更佳。当然，这种隐蔽不应等同于朦胧与晦涩。恩格斯说得对：“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这种隐蔽不仅体现着作家对自己作品中形象创造的艺术说服力的信念，也体现着对读者审美能力的信念。高尚的东西即使隐蔽得十分巧妙，读者也会用心灵感受到它；而不高尚的东西无论带着怎样时髦而华丽的饰物，读者也会用眼睛和

心灵的筛子把它从五光十色的饰物底下剔出来。

“词不可以径也，则有曲而达焉；情不可以激也，则有譬而喻焉。”我们的古人提出曲而达意的文学主张，大约也是说的这个道理吧。

1983年6月12日夜

目 次

序·····	韩瑞亭 (1)
旅人蕉·····	(1)
望郢·····	(82)

旅 人 蕉

月亮照着 你，月亮照着 我……

——丁小琦词 吕 远曲：《等到月儿圆》

第 一 章

1

“同志！”章海梅趴在硬卧中铺上问道，“还有多长时间到达终点？”

送茶水的女列车员冲她笑笑，象外国留学生说北京话那么费劲，拖字拉腔地说：“再有一点钟，鹭岛到了。”列车员大概想起这位乘客是第三次提出这问题，或者还猜到了什么别的意思，又特地补了一句，“再耐心一点钟吧！”

“噢，还有一小时！”章海梅觉得自己方才那个盹儿打得太久了。怎么就还剩一小时呢？她顾不上品味列车员的话多么好玩，立即紧张起来，从旅行袋里取出毛巾、香皂、梳子、牙具，下了铺位，来到车厢头的洗漱间。

她这个脸洗得好认真呵！不管那块“节约用水”的铝

牌就钉在眼前，也不塞住白磁盆的漏眼，让水龙头哗哗地流，她只顾一个劲儿地洗。

车里好闷热哟！三天三夜，直快象从莫斯科到达柏林，不，简直象越过了两个欧洲，——虽然她没有到过莫斯科，也没有到过柏林，她硬是这么想，——身上都有汗味了。她真想洗个澡。她虽然腻歪使用香水，可也不愿让丈夫嗅到自己一身汗酸味。澡是没法洗的，火车上哪能洗澡呢，那就洗洗头吧！

于是，她抓着长长的头发，让清水浇淋……

洗过脸，冲过头，她又把脸贴近镜子，一点儿一点儿，反反复复，慢慢地擦，生怕有哪一点儿没洗净。

最后，她对着镜子梳头，自己看着自己。她喜气洋洋，衷心喜悦，好象镜子中那个影象是另一个人，是她的孪生姐妹，她在跟她会心地交流着感情，幸福的、甜蜜的、别人不知道的感情。

渐渐地，她有些愣神儿，那镜子好象有了魔力，好象成了一块可以透视的玻璃，她从中竟看到了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远远地朝她走来，走近了，对她笑笑，恍然又消失了。这样的情景重复了两次。当她再次清晰地看到自己时，发现自己脸红了，不免羞涩地低下头……

梳洗完了，用具拿到手上，要出门了，她忽然回转身来，又站到镜子前，正面，侧面，把自己再审查一遍。直到发现一位中年妇女端着杯子在外面笑微微地等待着她，她才抱歉地说一声“对不起”，乐盈盈地离去。

她回到自己的铺位。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乌亮的美丽的头发，一个肩斜靠在车壁上。

亚热带的风光真是迷人，到处是蓬蓬勃勃的生命——绿色的树叶好象涂了油，鲜艳的花草多姿多彩。然而章海梅好象看不到它们，她的眼神显得那么的深邃而遥远，她的脸上，一会儿漾着笑意，一会儿又安详而恬静……

车窗外有一片水光，阳光反射的明亮的水光。这使她不由得欠欠身子，伸伸头。“这是海吗？”她心里想。她还没有见过大海，而她的丈夫杨万龙正是海军的护卫艇艇长。她希望赶快看到大海。只有看到大海，她才能见到心爱的丈夫。她觉得这简直象一个童话：丈夫是大海的孩子，而自己是大陆的女儿！

什么战斗舰罗，潜水艇罗，护卫艇罗，鱼雷艇罗，导弹发射艇罗，炮艇罗，她都没有见过，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她忽然怪罪起杨万龙：“这个鬼东西，也不寄张护卫艇的照片让人先瞧瞧！”……

2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
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
年青的水兵头枕着波涛，
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海风，清爽的海风，
海风，温柔的海风……

列车里播起苏小明的歌。章海梅觉得这些歌儿好极了。她的心灵在歌声里颤动。她觉得写这些歌的人才是她的知音。在歌声的诱动里，她好象已经看到了军港，她好象已经看到了水兵。水兵微笑着，那是睡梦中的笑。海风又清爽又温柔，她和丈夫被这又清爽又温柔的风儿吹抚着，静悄悄，静悄悄，在海边漫步，在海边小憩。丈夫是有力的，而她，比歌唱家咏赞的海风更温柔……

美好呵，生活真是美好！她怀着一颗热烈的心爱生活，而这同时也因为她全心地亲爱她的丈夫。

她怎么能平静呢？

不，这不可能，决不可能！

说起来，她和杨万龙结婚已快五年了，然而在一起度过的时光只有一个月。是的，只有一个月！

怎么只有一个月呢？

那是因为刚好在他们婚后不久，她考进了省医学院，杨万龙被选送到海军学校去学习。这是多么好呀！学习，深造，对于他们这一辈青年来说，是多么难得、多么珍贵的事呀！于是，他们在他们曾经共同工作过的那个简陋的公社卫生院里提出一个动议，而他从海校回信“响应她的号召”：为了掌握现代医学科学和现代军事科学，在各自的学业未完之前，两个人谁也不探望谁，不为儿女情分心，